

蔷薇拥抱
少女馆系列

如何能，把心分成两半
放在天平的两端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 © 著

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LOVE

黄春华 ◎ 著



新出图证(鄂)字 10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只有爱不能分开 / 黄春华 著.

—武汉 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3.10

(蔷薇拥抱少女馆系列)

ISBN 978-7-5622-6331-9

I. ①只… II. ①黄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0808 号

只有爱不能分开

黄春华 著

责任编辑: 贺倩 刘晓嘉

责任校对: 罗艺

封面策划: 黄志强

封面设计: 方莹 阿哲

封面绘画: 蜀风社

编辑室: 高校教材编辑室

电话: 027-67867364

出版发行: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社址: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瑜路 152 号

邮编: 430079

电话: 027-67863426 (发行部)

传真: 027-67863291

网址: <http://www.ccnupress.com>

电子邮箱: hscbs@public.wh.hb.cn

印刷: 武汉邮科印务有限公司

督印: 章光琼

开本: 670mm×960mm 1/16

印张: 12.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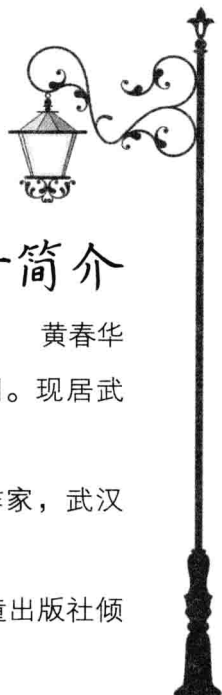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179 千字

版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5000 册

定价: 20.80 元



作者简介

黄春华

生于三国名战场——湖北当阳。现居武汉。

中国作协会员，武汉市签约作家，武汉市儿童文学委员会副秘书长。

《猫王》三部曲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倾力打造，好评如潮。

出版长篇小说《青春日记》、《命运的魔术师》、《蚂蚁飞翔》、《我是坏生我怕谁》、《我的朋友是怪蛇》、《开皮豆和豆豆咪系列》等四十余部。

长篇小说《杨梅》、《一滴泪珠掰两瓣》均在《儿童文学》连载，引起强烈反响。

2005年由《中国卡通》将《杨梅》改编为卡通连载。

多篇小說选入《纯真年代》、《一路风景》等畅销书中。



只有爱不能分开.....1

奶奶的村庄.....137



一 葡萄是什么滋味

我在画板上飞快地画出了一个男人，他英俊善良，有一双睿智的眼睛，有一张不羁的嘴巴。我正着迷地端详着他，他突然冲我眨了一下眼睛。我惊得张大嘴巴，大气还没喘出来，只见他从画上走了出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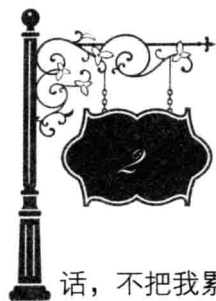
我呆呆地望着他，他面带微笑地向我走来，一步，两步，一股男人的气息向我靠近。他轻轻把我搂在怀里，抚摸我的头发，我的后背。他的手是那么粗大有力，让我浑身震颤。我把头钻进他怀里，想喊他，却怎么也喊不出声……

这时，突然有人拉我，我能清楚地感觉到那是另一个人的手。我警惕地回过头来，睁开眼睛一看，是妈妈站在床前。

“太阳晒屁股了，还把被子抱着不放，快起来！”说着，她的巴掌就落在我的屁股上，不疼，但很让人恼火。

不过，她说的没错，被子确实被我死死地抱在怀里，后背都露在外面。我心慌了一下，连忙拉开被子，把自己盖得滴水不漏。我正想重温旧梦，可还没来得及回想起那男人的头发尖，被子就“嗖”的一声，下落不明。我只穿着紧身睡衣，一股凉气袭来，





我连忙蜷缩成一团，大声喊：“你到底讲不讲文明呀？”

“你还是起来和这些水果讲文明吧，它们自己可上不了摊架。”她又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，转身走到外屋，嘴里还在嚷：“养你这样一个女儿有什么用？越大越不听话，不把我累死，你是不会开心的。”

又来了，我真受不了她。为了不让战争升级，我连忙爬起来，胡乱穿了外衣，揉着眼睛走出来，嘟囔着：“休息天也不让人家好好睡觉。”

“晚上不肯睡，早上不肯起，能怪谁？”妈妈一手提着一个大水果箱，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说，“几个大的你搬不动，搬小箱就行了。”

“噢！”我转转两个手腕，算是热身，然后想一手提一个小箱，可根本提不动。我个子跟妈妈差不多高了，可力气相差太远，水果箱在她手中就像玩具似的，我不得不佩服她。

佩服之后，我只好两手一起使劲，咬紧牙关，提起一小箱水果，摇摇晃晃地下楼。楼下放着一辆脚踏三轮车，妈妈已经将两箱水果放在拖斗里，又风风火火地上楼了。我半路歇了好几次，不停地揉搓酸软的手腕，等我好不容易把一箱水果放到车上时，才发现妈妈已经把全部水果搬齐了。

一个水果箱盖散开了，里面是水灵的紫葡萄。我刚伸手准备摘一颗，“啪”地一下，妈妈的手重重地打过来。

“尝一颗也不行？”

“哪回少了你的？”

“为什么我只能吃卖不出去的水果呢？”

“因为你上学要钱，培优要钱，吃饭要钱……”

她边说边麻利地把水果箱扶正，把盖子盖好，大口喘着气，粗糙的脸变得红扑扑的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汗珠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心疼，眼睛泛起一股潮气。

她整理完水果箱，见我愣在那里，就说：“上午还要画画，别迟到了。”我一惊，转身就走，她又叫住我，赶过来帮我整理衣服，嘴里埋怨着：“这么大个人了，扣子都扣不正。”

我低头一看，果然有颗扣子扣错了。我没有辩解，也没有时间辩

解。她一转身，已经跨上了三轮车，上身前倾，吃力地向前蹬去。

望着妈妈的身影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突然觉得她很可怜。从我记事起，她就是这样没完没了地搬弄着水果，从来没有一个男人帮过她。梦中的男人又在我脑中闪了一下，我苦笑着摇摇头，径直上了楼。

早餐在锅里，不用看，一定是面条。这种一成不变的早餐我已经吃了几百年了，每次我要出去吃，妈妈总是坚决反对，说外面的早点又贵又吃不饱。锅盖一揭开，一股白气冲上来，我无精打采地捞了半碗面条，端到客厅里慢慢吃。

客厅不大，贴满了我的画，有风景的，有人物的，画得不见得好，但妈妈说，只要是我画的，她都爱看，就不由分说地贴到墙上了。

回想起当初，我要学画画，她是坚决不肯，说把正经课学好就行了。那时我才上小学，正经课指的就是语文和数学。

我说：“画画就不正经吗？我知道你就是舍不得出钱！”

“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画画的就没有一个正经的。”她一脸的怒气。

她没想到我比她更坚决，说：“我就要学，不让我画画，我就不上学了。”

妈妈不得不让步，她说：“好，想学可以，必须保证期末考试得个双百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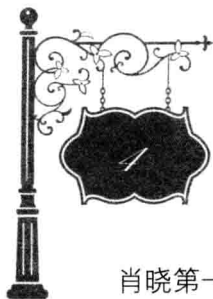
我的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，考双百分对我如探囊取物。我抱着双百分回家，她不得不把我送进青少年宫绘画培训班。我对画画有一种天生的爱好，从进培训班那天起，我就深深地沉迷了进去。妈妈在每个学期末都会问我：“不学行不行？”我总是说不行。她又跑去和老师谈，老师就说：“不学可惜了。”就这样，一直到我现在上初二，其他培优我都没上过，画画却从未中断。

上午九点钟，我来到青少年宫，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培训班，大大小小的学生蜂拥而来，热闹非凡。

我走进教室的时候，肖晓已经帮我占好了座位。她冲我挥动着手，喊：“桐叶，快来，这是黄金地段，好多人想抢，我都快保不住了。”

我把画具放到桌上，说：“谁让你抢第一排？后面的空座





多着呢。”

“笨，今天写生，谁不想看得更清楚一点？”

正说着，李老师走了进来，手里拎着一串葡萄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谁想吃葡萄？”

肖晓第一个把手举了起来，胳膊伸出老长。老师就把葡萄递到她面前，她伸手就摘，可是好半天也没摘下来。同学们都被她滑稽的动作逗笑了。

她突然大喊：“骗人，这是假的！”

李老师转身走上讲台，将葡萄放在讲台上，说：“好，能以假乱真，说明这串葡萄还是很逼真的。这就是你们今天的大餐，开始吧。”

然后，他就在教室里来回巡视，不时指出学生的不足。肖晓是个问题大王，每五分钟都要把老师叫过来一趟，问颜色正不正，少画一粒葡萄行不行……老师每次回答完她的问题之后，都会朝我这边望一会儿，但一句话也不说。

我一边注视着讲台上的葡萄，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早上水果箱里的那串水灵的葡萄，它们两者是不一样的。眼前的葡萄尽管也闪着光泽，但少了一层水分，看上去有点矫情。我小心地区分着，慢慢上色。

很快就要下课了，老师拍了两下巴掌，说：“大家停下来，互相走动一下，看看谁画得最有神韵。”

教室里“哗”地一下乱成了一锅粥，但很快又各就各位。肖晓又第一个举起了手，动作特别夸张，就像要捞房顶上的吊扇。老师不敢怠慢，连忙点她的名，怕再晚一步，她会爬到桌上去。

她早就已经是站立的了，在开口之前，先用鼻子“哼”了一声，才用嘴巴说话：“这还用说吗？最好的当然在我这儿！”

全班哗然，有的在吹口哨，有的捏住鼻子做鬼脸，有的大声“哇”做呕吐状。李老师跑过来瞄着她的画板，嘴角露出一丝善意的笑，说：“基本功还不错，不过……”

“我没说是我这个！”肖晓急了，一把将老师拉到我的画板前，“是这个，谁敢跟她比？”

我措手不及，连忙让她别瞎说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同学们“呼”的一

下围拢过来。老师也拍起巴掌，说：“我同意。你们看，这葡萄上色是很有学问的，重则干，轻则散，而桐叶上得恰到好处，把光泽和水分体现得淋漓尽致……”老师极尽溢美之词，都快把我的画夸成世界名画了。我站在旁边，脸上的温度直线上升，直到老师拎着那串葡萄走出教室，我的心还狂跳不止。

“还愣着干嘛？放风了。”肖晓捅我一下。

我惊醒过来，开始收拾画笔。这时，我突然听见后面几位女生在议论我，一个女生说：“听说她家是摆水果摊的，天天泡在水果里，当然观察得仔细了。”话里带着不服和讥讽。

我呆住了，画笔“咣”地掉到桌上，溅起一片彩色。

肖晓看我一眼，转过头，冲那个女生喊：“说话注意点，摆水果摊怎么了？有本事你也摆一个呀！”

“我可没那本事，想吃水果，我会到超市去买。”那女生毫不示弱。

我扯肖晓一下，让她别吵了。她狠狠地推开我的手，冲那女生冷笑一声，说：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爸就是个车夫。”

“车夫怎么了？”那女生好像被扎了一下，站起身来，“他，他开的可是奥迪，你坐过吗？”

肖晓白了她一眼，说：“我看你长得像个奥迪，哼！”

“你，你敢骂人……”那女生气得浑身发抖。

旁边一位女生扯住她，说：“别惹她，她爸可是个人物，听说一高兴就能向灾区人民捐几百万……”

我不想再听她们谈论各自的爸爸，背着画板先出去了。快到车站的时候，肖晓从后面追了上来，喘着气，说：“像这种人，就得治治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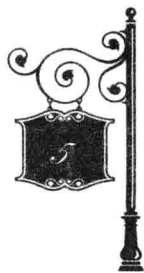
“治好了吗？”我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，眼睛盯着车来的方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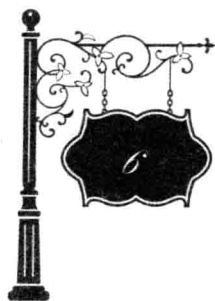
“对不起，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？”她觉察出我情绪不对。

我没有回答，朝刚靠站的20路车跑去。车上很空，我靠窗坐下，不忍心，还是冲她挥挥手。她突然向车奔来，一转眼就站到我面前。

“我是和你道别，不是让你上来，你来干什么？”我奇怪地盯着她。

“我来提醒你，你搭错车了，这趟车不到你家。”





“我没说要回家。”

“噢，到江边写生，我也去。”

唉，没办法，她总像块口香糖，粘在我身上。





二 神秘的电话

以前，我们也常到长江边上写生，画江中的轮船，岸上的树木，对面的风景。可今天，我一点心情也没有，拿着画笔望着长江发呆。

肖晓对着一棵垂柳专注地描绘着，大概在轮廓差不多勾画完毕时，放下画板凑过来看我，见我一笔未动，就挨着我坐下，轻声问：“是不是又想爸爸了？”她很懂我的心思。

“我梦见他了，就在今天早上，要不是我妈妈打断，我还能和他说几句话呢。”

“真的？看见他长什么样了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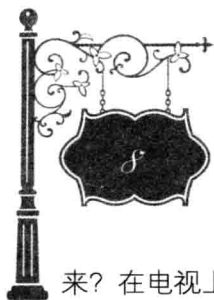
“嗯，清清楚楚，我现在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他的样子。”

“那还等什么？快把他画出来，让我爸去发个寻人启事。”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别瞎胡闹了，就凭梦中的印象？真实的他长什么样，我一点都不知道，我从小到大没见过他，连张照片也没有。我妈只说他到很远的地方去了，永远不回来了。”

“别泄气，我问过我爸，他说，我们出生的那几年，深圳正在大开发，很多人都跑到深圳不回来了。你爸说不定就在深圳，有空让我爸陪你去找。”





“你爸真是个好人。”

“咦？不对呀，你们俩怎么互相夸呢？每次开完家长会，你知道我爸会说什么吗？”她盯着我，故意卖关子。

我摇摇头，说：“你爸说的话太多了，我哪猜得出来？在电视上都讲过好几次话呢。”

“生子当如孙仲谋，听说过吧？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？”她清清嗓子，提高声音，学着他爸的腔调说，“生女当如桐叶。”

她的怪腔怪调触动了我的笑神经，我扔下画板捂住肚子，好半天直不起腰来。她爸是一家知名企业的老总，人却很和善，每次碰到我，就会笑眯眯地看着我，说：“真是个好孩子！”肖晓从小和我一个班，每学期开始，她爸都要给班主任打招呼，让肖晓和我同桌。所以，我们已经算是老同桌了。肖晓的每门功课都是单独请家教上门，唯独画画例外，她爸就是想让她多和我在一起。肖晓把她爸的意图执行得有过之而无不及，她不仅和我形影不离，而且只要有人欺负我，她就挺身而出，活脱脱一个女保镖。

笑着笑着，我的眼泪就蹦了出来。我擦了擦脸，说：“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回家吧。”

“下午有事吗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她一把拉住我，说：“没事就别丢下我不管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去麦当劳扫荡一遍，下午到我家去上网聊QQ，我有好多网友呢，说不定都趴在網上等着我。”

“麦当劳？”我犹豫着说，“算了吧，我身上的钱恐怕只能吃一个冰激凌。”

“跟我在一起，就别为钱发愁。”

“可是，那是你的……”

“别你的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收拾东西走吧，你不去就是瞧不起我。”

我假装无奈地收拾东西，其实心里充满了期盼。已经记不起上一次吃麦当劳是什么时候了，每次向妈妈提出来，妈妈总是理直气壮地说：

“你给我考满分回来，考一个满分，吃一次麦当劳。”可现在是初二，课程深得跟水井似的，满分哪有那么好考。

肖晓帮我实现了吃麦当劳的愿望，我心里感激，表面却装作是给她面子。这就是我们奇怪的关系。

海吃了一顿之后，我没有去她家上网，而是坚持要到和平公园写生。她没辙，只好跟我一起去，找了一棵垂柳，接着画她江边没完成的那幅画。

我凑过去看了看，两棵树完全不同，就问：“这能接着画吗？”

“只要我画完了，我爸就高兴，他哪知道这是几棵树的结晶呢？”

我笑着摇了摇头，走到不远处，对着一棵高大的白杨树，一笔一画地勾起来。我不喜欢垂柳，柔弱得总让人想起女子。白杨树则不同，它高大挺拔，像壮志凌云的伟丈夫。望着眼前的白杨树，我总是想起梦中的那个男人，确实像极了，他的一举一动似乎都和白杨树融为一体，在这里等我……

我一边胡思乱想，一边有一笔没一笔地画着，直到太阳落下，我的画才完成了一半。我不得不收拾画笔，赶回家做晚饭。

我和肖晓匆匆道别，赶上公共汽车。不巧的是一路上都堵车，赶回家时，天已经黑了。妈妈的三轮车已经停在楼洞里，空空的，她已经回来了。我一阵小跑上楼，快到门口的时候，看见门是虚掩的，一条灯光透露出来。我放轻脚步，想进去吓妈妈一跳。

就在这时，电话突然响了。透过门缝，我看见妈妈刚整理完水果箱。她连忙把手在蓝布大褂上擦了两下，跑过去接起电话，正好背对着门。

平时极少有人给妈妈打电话，应该是找我的。我刚准备推门进去，就听妈妈突然喊道：“不可能！怎么会是你呢？……不行，绝对不行！……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别来打搅我们……你要言而有信……”“啪”的一声，挂了电话。

她一转身，看见我站在门口，吓得浑身一抖，脸色苍白。

“妈，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……没事，”她用手抹了一下鼻子，脸色稍微好转，“进来也不敲门，我以为是歹徒呢。看把我吓得。”

“有什么可怕的？不就几箱水果吗？谁要谁拿走。”我一边





放画板，一边盯着电话奇怪地问，“刚才谁打来电话？”

“谁？是谁？噢，你不认识，一个陌生人。”

“你好像遇到麻烦了，要不要报警？”

“别瞎猜，快去写作业。一出去就是一天，画画、画画，就知道画。”她转身进了厨房，嘴里还不停，“我早说过不学画画，你偏要学，明年就初三了，耽误了学习谁管你？”

叮叮当当的声音淹没了她的唠叨，我终于可以得到片刻的安静。闲着没事，我又想起了早上的葡萄，跑过去一看，已经卖出去一大半了。我伸手摘了几个，跑到自己房里，一边吃一边看着《达·芬奇画册》。

电话响了，吓了我一跳，我连忙把手里的葡萄放在一张纸上，吞掉嘴里的残留物，跑出去接电话。妈妈正好从厨房冲出来，说：“别动！”然后，她抢先一步接了电话。

妈妈今天真是有点怪，以往，电话来了，她哪怕站在电话旁边，也会喊：“叶子，还不接，要我当你的传话员呀？”

她拿起话筒，背过身去，听了一下，又转过身来，尴尬地笑了笑，说：“找你的。”

“谢谢！”我带着讥讽的腔调接过话筒。

她把我的头按了一下，就进厨房去了。

“喂，你妈什么时候也开始把电话关了？是不是怕你有情况呀？下次我装个男声，吓吓她。”肖晓的声音，刚分手，居然又追电话来了。

“去你的，别无聊，小心我挂电话。”

“挂吧，挂了就没有最新消息了，我等你挂呢。”

“你要把人憋死呀？快说，说完我再挂。是关于你的，还是关于我的？”

“是关于我们俩的，明天学校要给我们换一位新美术老师。消息是从我爸爸那边传过来的，绝对可靠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听说这位老师是从法国归来的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

“走着瞧。”

挂掉电话，我又钻进房里，边吃葡萄边



看画册。翻到《蒙娜丽莎》的时候，我停住了，久久凝视她平和的面容，总觉得她也应该有失去耐心的时候。艺术家总是爱把最美的一瞬间留下来，其余的一概不管。

妈妈喊我吃饭，她把饭菜端上桌子之后，自己却说不舒服，进房去了。我追进去问要不要上医院。她说死不了，就把我赶了出来。

半夜，我的肚子隐隐作痛，怎么也睡不着，大概是那几颗葡萄害的。屋里还漂浮着葡萄的香气，窗外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像个硕大的葡萄张着嘴巴嘲笑我。我气得把被子狠狠地往上一拉，盖住头，双手捂着肚子，左揉一下，右搓一下，头就开始晕乎起来。

忽然，“咯吱”一声，我的房门被推开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躺着一动也不敢动。我并不是害怕，那肯定是妈妈脚步声，我在梦里也听得出来。我只是觉得很奇怪，从我上初中以后，妈妈就极少半夜到我床边来了，她总是说：“你长大了，自己照顾自己吧。”我当然爱听这话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没问题。”可是，半夜常常被冻醒，然后再跑到床下捡被子。这一切都瞒着妈妈，她当然睡得安心。有时候，我半夜起来上厕所，老是听到她阵阵鼾声。

现在，她没有打鼾，而是轻手轻脚地来到我的床边，先把我脸上的被子拉下来。我连忙把眼睛闭上，眼皮还一跳一跳的，幸好没开灯，她看不见。

然后，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脖子上掖了几下，又顺着我的身体摸索下去，一下就抓住了露在外面的脚。她并没有很快地将脚塞进被子里，而是用手轻轻抚摸着。她的手十分粗糙，就像枯树皮，硌到我的痒神经，我直想笑。幸好她及时松手，我才把胀到喉头的笑生生咽了下去。

我以为她会转身离开，刚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却见她打开了书桌上的台灯。书桌上摆着我白天未完成的画，她竟拿起来，细细地端详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她从不关心我的画，每次我让她看，她都说：“我又不不懂，看啥呀？还是让你们老师看吧。”

她现在却那样仔细地盯着我的画，好像能从中间找出什么秘密。她奇怪的举动不由得让我想起那个神秘的电话——会是谁打来的呢？

